明史/卷14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 列傳第二十八 魏觀 等 ◄

明史
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九

► 列傳第三十 鐵鉉 等 →

齊泰 黃子澄 方孝孺〈（盧原質 鄭公智 林嘉猷 胡子昭 鄭居貞 劉政 方法 樓璉）〉練子寧〈（宋徵 葉希賢）〉茅大芳〈（周嵓）〉卓敬〈（郭任 盧迥）〉陳迪〈（黃魁 巨敬）〉景清〈（連楹）〉胡閏〈（高翔）〉王度〈（戴德彝 謝升 丁誌方 甘霖 董鏞 陳繼之 韓永 葉福）〉

◯齊泰 黃子澄 方孝孺〈（盧原質 鄭公智 林嘉猷 胡子昭 鄭居貞 劉政 方法 樓璉）〉練子寧〈（宋徵 葉希賢）〉茅大芳〈（周嵓）〉卓敬〈（郭任 盧迥）〉陳迪〈（黃魁 巨敬）〉景清〈（連楹）〉胡閏〈（高翔）〉王度〈（戴德彝 謝升 丁誌方 甘霖 董鏞 陳繼之 韓永 葉福）〉

齊泰，溧水人。初名德。洪武十七年，舉應天鄉試第一。明年成進士。歷禮、兵二部主事。雷震謹身殿，太祖禱郊廟，擇歷官九年無過者陪祀，德與焉，賜名泰。二十八年，以兵部郎中擢左侍郎。太祖嘗問邊將姓名，泰歷數無遺。又問諸圖籍，出袖中手冊以進，簡要詳密，大奇之。皇太孫素重泰。及即位，命與黃子澄同參國政。尋進尚書。時遣詔諸王臨國中，毋奔喪，王國吏民聽朝廷節制。諸王謂泰矯皇考詔，間骨肉，皆不悅。先是，帝為太孫時，諸王多尊屬，擁重兵，患之。至是因密議削藩。

建文元年，周、代、湘、齊、岷五王相繼以罪廢。七月，燕王舉兵反，師名「靖難」。指泰、子澄為奸臣。事聞，泰請削燕屬籍，聲罪致討。或難之，泰曰：「明其為賊，敵乃可克。」遂定議伐燕，布告天下。時太祖功臣存者甚少，乃拜長興侯耿炳文為大將軍，

帥師分道北伐，至真定為燕所敗。子澄薦曹國公李景隆代將，泰極言不可。子澄不聽，卒命景隆將。當是時，帝舉五十萬兵畀景隆，謂燕可旦夕滅。燕王顧大喜曰：「昔漢高止能將十萬，景隆何才，其眾適足為吾資也！」是冬，景隆果敗。帝有懼色，會燕王上書極詆泰、子澄。帝乃解二人任以謝燕，而陰留之京師，仍參密議。景隆遺燕王書，言二人已竄，可息兵。燕王不聽。明年，盛庸捷東昌，帝告廟，命二人任職如故。及夾河之敗，復解二人官求罷兵，燕王曰：「此緩我也。」進益急。

始削藩議起，帝入泰、子澄言，謂以天下制一隅甚易。及屢敗，意中悔，是以進退失據。迨燕兵日逼，復召泰還。未至，京師已不守，泰走外郡謀興復。時購泰急。泰墨白馬走，行稍遠，汗出墨脫。或曰：「此齊尚書馬也。」遂被執赴京，同子澄、方孝孺不屈死。泰從兄弟敬宗等皆坐死，叔時永、陽彥等謫戍。子甫六歲，免死給配，仕宗時赦還。

黃子澄，名湜，以字行，分宜人。洪武十八年，會試第一。由編修進修撰，伴讀東宮，累遷太常寺卿。惠帝為皇太孫時，嘗坐東角門謂子澄曰：「諸王尊屬擁重兵，多不法，奈何？」對曰：「諸王護衛兵，才足自守。倘有變，臨以六師，其誰能支？漢七國非不強，卒底亡滅。大小強弱勢不同，而順逆之理異也。」太孫是其言。比即位，命子澄兼翰林學士，與齊泰同參國政。謂曰：「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？」子澄頓首曰：「不敢忘。」退而與泰謀，泰欲先圖燕。子澄曰：「不然，周、齊、湘、代、岷諸王，在先帝時，尚多不法，削之有名。今欲問罪，宜先周。周王，燕之母弟，削周是剪燕手足也。」謀定，明日入白帝。

會有言周王橚不法者，遂命李景隆帥兵襲執之，詞連湘、代諸府。於是廢橚及岷王楩為庶人；幽代王桂於大同；囚齊王榑於京師。湘王柏自焚死。下燕議周王罪。燕王上書申救，帝覽書惻然，謂事宜且止。子澄與泰爭之，未決，出相語曰：「今事勢如此，安可不斷？」明日又入言曰：「今所慮者獨燕王耳，宜因其稱病襲之。」帝猶豫曰：「朕即位未久，連黜諸王，若又削燕，何以自解於天下？」子澄對曰：「先人者制人，毋為人制。」帝曰：「燕王智勇，善用兵。雖病，恐猝難圖。」乃止。於是命都督宋忠調緣邊官軍屯開平，選燕府護衛精壯隸忠麾下，召護衛胡騎指揮關童等入京，以弱燕。復調北平永清左、右衛官軍分駐彰德、順德，都督徐凱練兵臨清，耿瓛練兵山海關，以控制北平。皆泰、子澄謀也。時燕王憂懼，以三子皆在京師，稱病篤，乞三子歸。泰欲遂收之，子澄曰：「不若遣歸，示彼不疑，乃可襲而取也。」竟遣還。未幾，燕師起，王泣誓將吏曰：「陷害諸王，非由天子意，乃奸臣齊泰、黃子澄所為也。」

始帝信任子澄與泰，聚事削藩。兩人本書生，兵事非其所長。當耿炳文之敗也，子澄謂勝敗常事，不足慮。因薦曹國公李景隆可大任，帝遂以景隆代炳文。而景隆益無能為，連敗於鄭村壩、白溝河，喪失軍輜士馬數十萬。已，又敗於濟南城下。帝急召景隆還，赦不誅。子澄慟哭，請正其罪。帝不聽。子澄拊膺曰：「大事去矣，薦景隆誤國，萬死不足贖罪！」

及燕兵漸南，與齊泰同謫外，密令募兵。子澄微服由太湖至蘇州，與知府姚善倡義勤王。善上言：「子澄才足捍難，不宜棄閑遠以快敵人。」帝復召子澄，未至而京城陷。欲與善航海乞兵，善不可。乃就嘉興楊任謀舉事，為人告，俱被執。子澄至，成祖親詰之。抗辨不屈，磔死。族人無少長皆斬，姻黨悉戍邊。一子變姓名為田經，遇赦，家湖廣鹹寧。正德中，進士黃表其後雲。

楊任，洪武中由人材起家，歷官袁州知府。時致仕，匿子澄於家，亦磔死。二子禮、益俱斬。親屬戍邊。

方孝孺，字希直，一字希古，寧海人。父克勤，洪武中循吏，自有傳。孝孺幼警敏，雙眸炯炯，讀書日盈寸，鄉人目為「小韓子。」長從宋濂學，濂門下知名士皆出其下。先輩胡翰、蘇伯衡亦自謂弗如。孝孺顧末視文藝，恒以明王道、致太平為己任。嘗臥病，絕糧，家人以告，笑曰：「古人三旬九食，貧豈獨我哉！」父克勤坐「空印」事誅，扶喪歸葬，哀動行路。既免喪，復從濂卒業。

洪武十五年，以吳沈、揭樞薦，召見。太祖喜其舉止端整，謂皇太子曰：「此莊士，當老其才。」禮遣還。後為仇家所連，逮至京。太祖見其名，釋之。二十五年，又以薦召至。太祖曰：「今非用孝孺時。」除漢中教授，日與諸生講學不倦。蜀獻王聞其賢，聘為世子師。每見，陳說道德。王尊以殊禮，名其讀書之廬曰「正學。」

及惠帝即位，召為翰林侍講。明年遷侍講學士，國家大政事輒咨之。帝好讀書，每有疑，即召使講解。臨朝奏事，臣僚面議可否，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。時修《太祖實錄》及《類要》諸書，孝孺皆為總裁。更定官制，孝孺改文學博士。燕兵起，廷議討之，詔檄皆出其手。

建文三年，燕兵掠大名。王聞齊、黃已竄，上書請罷盛庸、吳傑、平安兵。孝孺建議曰：「燕兵久頓大名，天暑雨，當不戰自疲。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；真定諸將渡盧

溝搗北平，彼必歸救。我以大兵躡其後，可成擒也。今其奏事適至，宜且與報書，往返逾月，使其將士心懈。我謀定勢合，進而蹴之，不難矣。」帝以為然。命孝孺草詔，遣大理寺少卿薛嵓馳報燕，盡赦燕罪，使罷兵歸藩。又為宣諭數千言授嵓，持至燕軍中，密散諸將士。比至，嵓匿宣諭不敢出，燕王亦不奉詔。五月，吳傑、平安、盛庸發兵擾燕餉道。燕王復遣指揮武勝上書，伸前請。帝將許之。孝孺曰：「兵罷，不可復聚，願毋為所惑。」帝乃誅勝以絕燕。未幾，燕兵掠沛縣，燒糧艘。時河北師老無功，而德州又饋餉道絕，孝孺深以為憂。以燕世子仁厚，其弟高煦狡譎，有寵於燕王，嘗欲奪嫡，謀以計間之，使內亂。乃建議白帝：遣錦衣衛千戶張安賫璽書往北平，賜世子。世子得書不啟封，並安送燕軍前。間不得行。

明年五月，燕兵至江北，帝下詔征四方兵。孝孺曰：「事急矣。遣人許以割地，稽延數日，東南募兵漸集。北軍不長舟楫，決戰江上，勝負未可知也。」帝遣慶成郡主往燕軍，陳其說。燕王不聽。帝命諸將集舟師江上。而陳瑄以戰艦降燕，燕兵遂渡江。時六月乙卯也。帝憂懼，或勸帝他幸，圖興復。孝孺力請守京城以待援兵，即事不濟，當死社稷。乙丑，金川門啟，燕兵入，帝自焚。是日，孝孺被執下獄。

先是，成祖發北平，姚廣孝以孝孺為托，曰：「城下之日，彼必不降，幸勿殺之。殺孝孺，天下讀書種子絕矣。」成祖頷之。至是欲使草詔。召至，悲慟聲徹殿陛。成祖降榻，勞曰：「先生毋自苦，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。」孝孺曰：「成王安在？」成祖曰：「彼自焚死。」孝孺曰：「何不立成王之子？」成祖曰：「國賴長君。」孝孺曰：「何不立成王之弟？」成祖曰：「此朕家事。」顧左右授筆劄，曰：「詔天下，非先生草不可」孝孺投筆於地，且哭且罵曰：「死即死耳，詔不可草。」成祖怒，命磔諸市。孝孺慨然就死，作絕命詞曰：「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，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。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，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？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！」時年四十有六。其門人德慶侯廖永忠之孫鏞與其弟銘，檢遺骸瘞聚寶門外山上。

孝孺有兄孝聞，力學篤行，先孝孺死。弟孝友與孝孺同就戮，亦賦詩一章而死。妻鄭及二子中憲、中愈先自經死，二女投秦淮河死。

孝孺工文章，醇深雄邁。每一篇出，海內爭相傳誦。永樂中，藏孝孺文者罪至死。門人王稌潛錄為《侯城集》，故後得行於世。

仁宗即位，諭禮部：「建文諸臣，已蒙顯戮。家屬籍在官者，悉宥為民，還其田土。其

外親戍邊者，留一人戍所，余放還。」萬歷十三年三月，釋坐孝孺謫戍者後裔，浙江、江西、福建、四川、廣東凡千三百餘人。而孝孺絕無後，惟克勤弟克家有子曰孝復。洪武二十五年嘗上書闕下，請減信國公湯和所加寧海賦，謫戍慶遠衛，以軍籍獲免。孝復子琬，後亦得釋為民。世宗時，松江人俞斌自稱孝孺後，一時士大夫信之，為纂《歸宗錄》。既而方氏察其偽，言於官，乃已。神宗初，有詔褒錄建文忠臣，建表忠祠於南京，首徐輝祖，次孝孺雲。

孝孺之死，宗族親友前後坐誅者數百人。其門下士有以身殉者，盧原質、鄭公智、林嘉猷，皆寧海人。

原質字希魯，孝孺姑子也。由進士授編修，歷官太常少卿。建文時，屢有建白。燕兵至，不屈，與弟原樸等皆被殺。

公智字叔貞；嘉猷名升，以字行。皆師事孝孺。孝孺嘗曰：「匡我者，二子也。」公智以賢良舉，為御史有聲。嘉猷，洪武丙子以儒士校文四川。建文初，入史館為編修。尋遷陝西僉事。嘗以事入燕邸，知高煦謀傾世子狀。孝孺間燕之謀，實嘉猷發之。

胡子昭，字仲常，初名誌高。榮縣人。孝孺為漢中教授時往從學，蜀獻王薦為縣訓導。建文初，與修《太祖實錄》，授檢討。累遷至刑部侍郎。

鄭居貞，閩人。與孝孺友善，以明經歷官鞏昌通判、河南參政。所至有善績。孝孺教授漢中，居貞作《鳳雛行》勖之。諸人皆坐黨誅死。孝孺主應天鄉試，所得士有長洲劉政、桐城方法。

政，字仲理。燕兵起，草《平燕策》，將上之，以病為家人所沮。及聞孝孺死，遂嘔血卒。

法，字伯通。官四川都司斷事。諸司表賀成祖登極，當署名，不肯，投筆出。被逮，次望江，瞻拜鄉里曰：「得望我先人廬舍足矣。」自沈於江。

成祖既殺孝孺，以草詔屬侍讀樓璉。璉，金華人，嘗從宋濂學。承命不敢辭。歸語妻子曰：「我固甘死，正恐累汝輩耳。」其夕，遂自經。或曰草詔乃括蒼王景，或曰無錫王達雲。

練子寧，名安，以字行，新淦人。父伯尚，工詩。洪武初，官起居註。以直言謫外任，終鎮安通判。子寧英邁不群，十八年，以貢士廷試對策，力言：「天之生材有限，陛下忍以區區小故，縱無窮之誅，何以為治？」太祖善其意，擢一甲第二，授翰林修撰。丁母艱，力行古禮。服闋，復官，歷遷工部侍郎。建文初，與方孝孺並見信用，改吏部左侍郎。以賢否進退為己任，多所建白。未幾，拜御史大夫。燕師起，李景隆北征屢敗，召還。子寧從朝中執數其罪，請誅之。不聽。憤激叩首大呼曰：「壞陛下事者，此賊也。臣備員執法，不能為朝廷除賣國奸，死有餘罪。即陛下赦景隆，必無赦臣！」因大哭求死，帝為罷朝。宗人府經歷宋徵、御史葉希賢皆抗疏言景隆失律喪師，懷二心，宜誅。並不納。燕師既渡淮，靖江府長史蕭用道、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，指斥用事者。書下廷臣議，用事者盛氣以詬二人。子寧曰：「國事至此，尚不能容言者耶？」詬者愧而止。

燕王即位，縛子寧至。語不遜，磔死。族其家，姻戚俱戍邊。子寧從子大亨，官嘉定知縣。聞變，同妻沈劉家河死。裏人徐子權以進士為刑部主事，聞子寧死，慟哭賦詩自經。

子寧善文章，孝孺稱其多學而文。弘治中，王佐刻其遺文曰《金川玉屑集》。提學副使李夢陽立金川書院祀子寧，名其堂曰「浩然」。

徵，不知何許人。嘗疏請削罪藩屬籍。燕師入，不屈，並妻子俱死。希賢，松陽人。亦坐奸黨被殺。或曰去為僧，號雪庵和尚雲。

茅大芳，名誧，以字行，泰興人。博學能詩文。洪武中，為淮南學官，召對稱旨。擢秦府長史，制詞以董仲舒為言。大芳益奮激，盡心輔導。額其堂曰「希董」，方孝孺為之記。建文元年遷副都御史。燕師起，遣詩淮南守將梅殷，辭意激烈。聞者壯之。

周璿，洪武末，以天策衛知事建言，擢左僉都御史。燕王稱帝，與大芳並見收，不屈死。而大芳子順童、道壽俱論誅，二孫死獄中。

卓敬，字惟恭，瑞安人。穎悟過人，讀書十行俱下。舉洪武二十一年進士。除戶科給事中，鯁直無所避。時制度未備，諸王服乘擬天子。敬乘間言：「京師，天下視效。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，而使服飾與太子埒，嫡庶相亂，尊卑無序，何以令天下？」帝曰：「爾言是，朕慮未及此。」益器重之。他日與同官見，適八十一人，命改官為「元士」。

尋以六科為政事本源，又改曰「源士」。已，復稱給事中。歷官戶部侍郎。

建文初，敬密疏言：「燕王智慮絕倫，雄才大略，酷類高帝。北平形勝地，士馬精強，金、元年由興。今宜徙封南昌，萬一有變，亦易控制。夫將萌而未動者，幾也；量時而可為者，勢也。勢非至剛莫能斷，幾非至明莫能察。」奏入，翌日召問。敬叩首曰：「臣所言天下至計，願陛下察之。」事竟寢。

燕王即位，被執，責以建議徙燕，離間骨肉。敬厲聲曰：「惜先帝不用敬言耳！」帝怒，猶憐其才，命繫獄，使人諷以管仲、魏徵事。敬泣曰：「人臣委贄，有死無二。先皇帝曾無過舉，一旦橫行篡奪，恨不即死見故君地下，乃更欲臣我耶？」帝猶不忍殺。姚廣孝故與敬有隙，進曰：「敬言誠見用，上寧有今日。」乃斬之，誅其三族。

敬立朝慷慨，美豐姿，善談論，凡天官、輿地、律歷、兵刑諸家，無不博究。成祖嘗嘆曰：：「國家養士三十年，惟得一卓敬。」萬歷初，用御史屠叔方言，表墓建祠。

同時戶部侍郎死者，有郭任、盧迥。

任，丹徒人，一曰定遠人。廉慎有能。建文初，佐戶部。飲食起居俱在公署。時方貶削諸藩，任言：「天下事先本後末則易成。今日儲財粟，備軍實，果何為者？乃北討周，南討湘。舍其本而末是圖，非策也。且兵貴神速，苟曠日持久，銳氣既竭，姑息隨之，將坐自困耳。」燕王聞而惡之。兵起，任與同官盧迥主調兵食。京師失守被擒，不屈死之。子經亦論死，少子戍廣西。

迥，仙居人。爽朗不拘細行。喜飲酒，飲後輒高歌，人謂「迥狂」。及仕，折節恭慎。建文三年，拜戶部侍郎。燕兵入，不屈。縛就刑，長謳而死。臺人祀之八忠祠。

陳迪，字景道，宣城人。祖宥賢，明初，從征有功，世撫州守禦百戶，因家焉。迪倜儻有誌操。辟府學訓導，為郡草《賀萬壽表》。太祖異之。久之，以通經薦，歷官侍講。出為山東左參政，多惠政。丁內艱。起復，除雲南右布政使。普定、曲靖、烏撒、烏蒙諸蠻煽亂，迪率士兵擊破之，賜金幣。

建文初，征為禮部尚書。時更修制度，沿革損益，迪議為多。會以水旱詔百官集議，迪請清刑獄，招流民，凡二十餘事，皆從之。尋加太子少保。李景隆等數戰敗，迪陳大計。

命督運軍儲。已，聞變，趨赴京師。

燕王即帝位，召迪責問，抗聲不屈。命與子鳳山、丹山等六人磔於市。既死，人於衣帶中得詩及《五噫歌》，辭意悲烈。蒼頭侯來保拾其遺骸歸葬。妻管綰死。幼子珠生五月，乳母潛置溝中，得免。八歲，為怨家所訐。成祖宥其死，戍撫寧。尋徙登州，為蓬萊人。洪熙初，赦還鄉，給田產。成化中，寧國知府塗觀建祠祀迪。弘治間，裔孫鼎舉進士，仕至應天府尹，剛鯁有聲。

黃魁，不知何許人。為禮部侍郎，有學行，習典禮。迪及侍郎黃觀皆愛敬人。燕兵入，不屈死。

有巨敬者，平涼人。為御史，改戶部主事，充史官，以清慎稱。與迪同不屈死，夷其族。

景清，本耿姓，訛景，真寧人。倜儻尚大節，讀書一過不忘。洪武中進士，授編修，改御史。三十年春，召見，命署左僉都御史。以奏疏字誤，懷印更改，為給事中所劾，下詔獄。尋宥之。詔巡察川、陝私茶，除金華知府。建文初，為北平參議。燕王與語，言論明晰，大稱賞。再遷御史大夫。燕師入，諸臣死者甚眾。清素預密謀，且約孝孺等同殉國，至是獨詣闕自歸，成祖命仍其官，委蛇班行者久之。一日早朝，清衣緋懷刃入。先是，日者奏異星赤色犯帝座，甚急。成祖故疑清。及朝，清獨著緋。命搜之，得所藏刃。詰責，清奮起曰：「欲為故主報仇耳！」成祖怒，磔死，族之。籍其鄉，轉相攀染，謂之「瓜蔓抄」，村裏為墟。

初，金川門之啟，御史連楹叩馬欲刺成祖，被殺，屍植立不仆。楹，襄垣人。

胡閏，字松友，鄱陽人。太祖征陳友諒，過長沙王吳芮祠，見題壁詩，奇之，立召見帳前。洪武四年，郡舉秀才，入見。帝曰：「此書生故題詩鄱陽廟壁者邪？」授都督府都事，遷經歷。建文初，選右補闕，尋進大理寺少卿。燕師起，與齊、黃輩晝夜晝軍事。京師陷，召閏，不屈，與子傳道俱死。幼子傳慶戍邊。四歲女郡奴入功臣家，稍長識大義，日以爨灰汙面。洪熙初，赦還鄉。貧甚，誓不嫁。見者競遺以錢穀，曰：「此忠臣女也。」

高翔，朝邑人。洪武中，以明經為監察御史。建文時，戮力兵事。成祖聞其名，與閏同召，欲用之。翔喪服入見，語不遜。族之，發其先冢，親黨悉戍邊。諸給高氏產者皆加

稅，曰：「令世世罵翔也。」

王度，字子中，歸善人。少力學，工文辭，用明經薦為山東道監察御史。建文時，燕兵起，度悉心贊畫。及王師屢敗，度奏請募兵。小河之捷，奉命勞軍徐州。還，方孝孺與度書，誓死社稷。燕王稱帝，坐方黨謫戍賀縣，又坐語不遜，族。

度有智計。盛庸之代景隆，度密陳便宜，是以有東昌之捷。景隆征還，赦不誅，反用事。忌庸等功，讒間之，度亦見疏。論者以其用有未盡，惜之。

戴德彝，奉化人。洪武二十七年進士。累官侍講。太祖諭之曰：「翰林雖職文學，然既列禁近，凡國家政治得失，民生利害，當知無不言。昔唐陸贄、崔群、李絳在翰林，皆能正言讜論，補益當時。汝宜以古人自期。」已，改監察御史。建文時，改左拾遺。燕王入，召見，不屈，死之。德彝死時，兄弟並從京師。嫂項家居，聞變，度禍且族，令闔舍逃去。匿德彝二子山中，毀戴氏族譜，獨身留家。收者至，無所得，械項至京，搒掠終無一言，戴族獲全。

時御史不屈死者，有諸城謝升、聊城丁誌方。而懷寧甘霖從容就戮，子孫相戒不復仕。

又董鏞，不知何許人。諸御史有誌節者，時時會鏞所，誓以死報國。諸將校觀望不力戰，鏞輒露章劾之。城破被殺，家戍極邊。而給事中死者，則有陳繼之、韓永、葉福三人。

繼之，莆田人，建文二年進士。時江南僧道多腴田，繼之請人限五畝，余以賦民。從之。兵事亟，數條奏機宜。燕兵入，不屈，見殺，父母兄弟悉戍邊。

永，西安人，或曰浮山。貌魁梧，音吐洪亮，每慷慨論兵事。燕王入，欲官之，抗辭，不屈死。福，侯官人，繼之同年生。燕兵至，守金川門，城陷，死之。

贊曰：帝王成事，蓋由天授。成祖之得天下，非人力所能禦也。齊、黃、方、練之儔，抱謀國之忠，而乏制勝之策。然其忠憤激發，視刀鋸鼎鑊甘之若飴，百世而下，凜凜猶有生氣。是豈泄然不恤國事而以一死自謝者所可同日道哉！由是觀之，固未可以成敗之常見論也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

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